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四

奏疏

論選皇子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以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



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
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踈左右
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
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
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
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
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
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
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官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
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
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
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
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視膳亦闕於
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
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
言也伏見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又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
必宜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
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
斧鉞

論水災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壘壘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皆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

云河口决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

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官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

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俱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

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見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官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

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

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
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
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
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
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
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
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
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
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
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
裁擇

奏狀

言西邊事宜一

右臣伏見諒祚在僭僞際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
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
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
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
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
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
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
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
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

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疆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緬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

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廓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

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
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
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貽炳夏
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
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
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
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
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
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
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
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累

諒祚若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
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
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
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
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
屢敗之戒今日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
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
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
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
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賊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謀困之而

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未用
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
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遷直蕃漢兵馬之彊
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
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
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通見諸將
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
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
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留意
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
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
之計待其及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
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
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
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
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然臣足未嘗
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
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
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二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
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日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蕩然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損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請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

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加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夕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

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利害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善租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

慮萬一少生疑阻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辦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何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日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盖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言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

方國通考卷四
三
繆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二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於

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按察官吏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脏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抵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賍如魏蕪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職臣亦具論奏其機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

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系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地久荒之地必先力加悉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

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
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
高論見氣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
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
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行之有利無
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
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
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
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

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
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
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
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
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賍吏

國家之法除賍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
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賍吏多是
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
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
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

病繆懦者與賍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明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遲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

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貞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

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悲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

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

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再論水災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沒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

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一二大臣所能取濟况今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者自貧賤謹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

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
之遐遠此議立耳之所惜也祠部貞外郎直史館知襄州
張琰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
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
祠部貞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
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
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
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
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
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
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

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
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乃願陛
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
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
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謹告丁
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
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
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
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

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卹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末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

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輒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今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它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溥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論茶法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

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旣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信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

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旣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阻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多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

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道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客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酒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

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番鈔計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可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彈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

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序

送田秀才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
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
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
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
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
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
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
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

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
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
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州夷陵予與
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
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比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
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
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絕乃可愛也當
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
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
以慨然而賦矣

送宋秘書

凡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
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
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
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
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
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
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况其下者哉
此誠可謂難也已唐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
當時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
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
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

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
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
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
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
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
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
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
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
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
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揚真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聞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
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
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
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
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
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
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
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
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
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刪正黃庭經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
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
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
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

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
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
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
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
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
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
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
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
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
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
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

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玩好之錄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秘演詩集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骨次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相國

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筇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謂其坐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賤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貴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

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遠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仲氏文集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而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

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不知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櫟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時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有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華者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蘇子美文集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

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
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
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
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
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
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
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
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
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
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

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
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
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
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
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
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
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
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
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
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
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

欲以子美爲恨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
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
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梅聖俞詩集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
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
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
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
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
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
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

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
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
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
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
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
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
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
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
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
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
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
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
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
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
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
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
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歸田錄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
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
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

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
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吐奮身遇事發憤
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
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
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
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
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嚼環效
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
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
討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
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

歐陽先生遺粹卷五
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
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記

醉翁亭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
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
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
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
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朶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誨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歸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豐樂亭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者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所在爲敵國者何一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盛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述書以名其亭焉

至喜亭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美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漉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叢翠亭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川管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東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靳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

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闔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畫舫齋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冗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

一園隱居卷六 五
洵歛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
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
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
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野
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冥墟之
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
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
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真州東園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
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
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
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
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
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
而荆棘也高甍巨桶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闊深
靚可以蒼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
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

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
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
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
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
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
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
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
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
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菱谿石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
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徃徃祀以
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濟爲苻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
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
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
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
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

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
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
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
尚有居谿傍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
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
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
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
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
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
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對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

也哉

浮槎山水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
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
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
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
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征險譎之士其
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
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
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說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
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

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君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籍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樊侯廟災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旣而大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之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

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
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視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
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
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
貽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
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
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
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爲雷霆其
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興壯
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
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傳

六一居士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矣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碎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

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焉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

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五觀五居士猶未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桑懌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愷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

再不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令願爲耆長任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曰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郊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

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
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
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右險地多深山
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
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
之旣憚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
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詔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
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
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
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
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
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
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
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
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
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
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
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
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鈎得之
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

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彊者在其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九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閑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招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

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

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
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
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
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
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
之

雜著

醉翁吟 并序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
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寓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

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余異異之間夜闌酒半援琴而
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其辭曰始翁
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
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
啾於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
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
娟娟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
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爲我心而慰彼之
思

山中之樂 并序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

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
藹青蒼兮杳嶺叢
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
大鏡鬼削兮壁立鴻蒙
崖懸磴絕兮險且窮
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
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
泉甘之肥兮鳥獸雖其
人麋鹿兮既壽而豐
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

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

丹堊翠蔓兮岩壑玲瓏
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
石巉巖兮橫路風颭颭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
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絲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
耀空山兮鬱穹隆
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
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
蔭長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蒙茸
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
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
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

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雜說三首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有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有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與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感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

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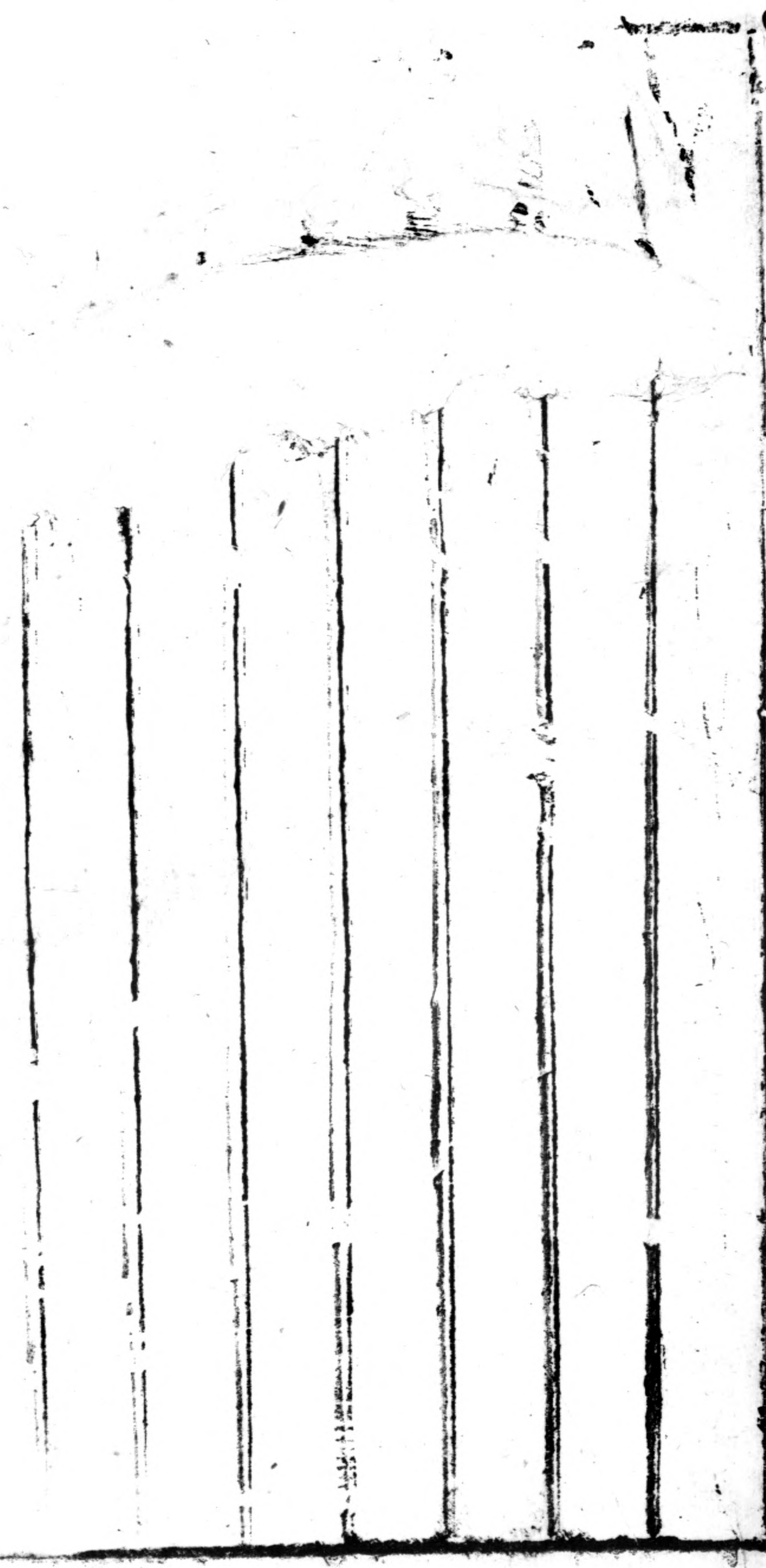
跋唐礮溪廟記

右礮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屬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乘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不爲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不圖以主米卷一

九

